



故乡的马颊河

□ 贾维平

先人逐水而居，与水相生。村庄傍着马颊河生存在几百年，已无从查证是先祖哪一辈迁徙至此繁衍生息。我很幸运出生生长在河畔，自垂髫而束发，目睹了河流奔腾、干涸、草荣木枯、舟行蓬落，见证了村庄的喧嚣、静谧、繁荣和邻里乡亲的喜悦哀乐。

千里河水，迤逦穿行，马颊河自庆云流入无棣后，由南而北向东流贯全境，汇入渤海。沿途滋养着流域百姓，也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和浓郁的风土人情。小时候在静谧的夜里，趴在土窗台上，数着满天繁星，听着大人们议论着马颊河自哪里来到哪里去，地里的庄稼浇灌了几遍水……空气中充盈着惬意和茶香，给人以恬静和无限的想象。

马颊河古传为禹疏九河之一，据史料记载，禹贡九河变迁淤塞，唐久视元年，为分泄黄河洪水，开挖马颊河。1966年，马颊河下游人工改道，夺占麦河新掘而成。1968年，借老马颊河弯截疏浚新辟行洪河道，因流经德州、惠民两地，故名德惠新河。但乡亲们还是口耳相传称其马颊河。水流流经之地，美丽富饶，物产丰富，沿途造就和沉淀了许多人文景致。

马颊河有着唐诗宋词般的历

史文化底蕴。她的身躯，神奇地将灵秀与雄浑统一起来，在流动的历史岁月里，时而柔婉，时而奔放。唐朝诗人李峤有诗赞马颊河：“源出昆仑中，长波接汉空，桃花来马颊，竹箭入龙宫”。清代诗人李鲁《枣园桥畔》描绘马颊河“添得青林路欲迷，行人道是旧西溪”。古来许多文人墨客围绕马颊河也留下了诸如“青青草色上河桥，雨后推窗见柳条”“重来村落改，迷望淤芦黄”等脍炙人口的名句佳篇。

马颊河宽而深，坝堤之外，地势高于河床且平缓，阡陌纵横，水浇条件相对较好。只要有水，沿岸庄稼不愁好收成。河水汤汤，冲刷得河滩平坦而柔软，岸堤之下，间隔或连片生长着一方方、一丛丛的芦苇、蒲草和叫不出名的野花。四季更迭，乐趣轮换，河道始终是村庄人的依靠。在这里挖野菜、割猪草、捉蜻蜓、做游戏，乐不回家。炎炎夏日，孩子们“拉帮结伙”，瞒着家长偷偷跑到河里洗澡，没完没了，往往被家长追到河里拖回家。夜晚，河道成为大人的“专属”，瞬间河道里热闹起来，大人们站在没膝深的水里，搓洗着一天的燥热和劳作的疲惫。而到了深秋季节，马颊河则呈现出别样的美。芦叶飞黄，水汽蒸腾，薄雾淡淡，朦胧缥

缈，河水也脱去了往日的喧嚣，平静舒缓，悠闲淡定。村庄、河谷如少妇轻纱敷面，半掩半露，半笑半颦，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亢奋、感叹和不忍触摸。有时雾气即将散去，天空又飘洒起细雨，微微的凉，令人神清气爽。间或有几只小鸟穿掠其中，活动的画卷中便又多了一些点缀，乡土味道更加醇厚。在河滩、野地里疯跑，任由身心放松，真有“斜风细雨不须归”的意境和融入大自然的舒适。寒冬腊月，河面冰封，厚厚的冰层甚至被冻裂开一指宽的缝。放眼望去，泛青的冰河平滑如镜，阳光铺洒，返照成晕，色彩斑斓，如梦似幻。两岸往来，也省去了多觉几里路过桥的麻烦。青年儿童做成简易滑冰车，或站或坐，随心所欲地滑行耍闹。稍不留神就会滑倒，被摔得四仰八叉，疼得龇牙咧嘴。乡人一代代传承，享用着马颊河无穷的眷惠，享受着马颊河不尽的抚慰。时光荏苒，村庄也在悄然演变，诠释鸣凤在竹、白驹食场。

河与人的血脉相通，秉性相融。河是人的寄托，人是河的具象。悠悠岁月，时移事易，有多少爱喜悲忧、跌宕离合，都随流水汇入遥远的传说。村里有一位出生在上世纪

二十年代的老先生，书法和文章在当时颇有名望，家家户户的书信和过年的春联都找他代笔。老先生对马颊河情有独钟，据说搜集整理了不少关于马颊河的资料和民间传说。我领略过他的口才，老先生讲起马颊河引经据典、滔滔不绝，他的学问让我着迷、令我敬仰。

离家久了，河与人时常跃入梦境，时间愈久情结愈重。记得在部队服役期间，我曾出差到过河南省濮阳市，听说马颊河的源头金堤河就在附近，便匆匆赶过去，踏堤漫步，折柳寄情，掬水眺望，以解思河念乡之情。马颊河的上游窄且缓，不及家乡的雄浑气势，娴静有余刚性不足。感觉虽有落差，但毕竟“千里同风无远近，未分秦陇与潇湘”，看过之后，内心焦灼相对舒缓，惟愿流水截去期盼，捎去祝愿。

事过多年，一次回家的机会，又一次见到了家乡的河，也见到了那位老先生，跟他聊了很久，说起马颊河，诚心诚意地将自己的一首诗写出来留下，等待他润色修改，却一直没有音信。一年之后，偶遇村庄来客，问起来才知道老先生约在半月前已作古，他收存的一些书籍随之散落，一生形成的文稿也化作青烟随他去了。

那是7月的最后一天，周末下午的一段闲眠时光。明媚清澈的阳光洒满了绿意葱茏的小院。小院里花儿在静静地开，鱼儿自在地游，灰鸽子散开光洁的羽毛，静卧在树荫里……我初一壶淡茶，端坐在书桌前，轻敲键盘，任思绪信马由缰。

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时光的流逝总是有些敏感，特别是面对一些比较重要的时间节点，比如周一、月，甚至一年中最后的一段时光，总是保持着遗憾和留恋。随心写点什么，或许能够在这段时光中刻下一道印痕，就如同到了某个景点，找块木头或石头，刻下“某年某月到此一游”，以证明曾经拥有过这段时光。

那时，暑假已经过去大半，曾经完美的度假计划，消逝在每天琐碎的事务中。时令已经进入大暑三候，下一个节气便是立秋。感觉什么都没来得及做，一个夏天就这样过去了，什么都没做成，半年多的时间就浑然消逝了。

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年轻时，宏大的理想、完美的人生设计，转眼到了知天命的年纪，才发现一切都不是设想中理想的样子，如同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交出一张最完美的答卷，心存遗憾。

今年是我毕业30周年，有几个细心、热心的同学发出倡议，用文字来记录曾经同窗4年一起走过的时光。喜欢舞文弄墨的我，理所当然地、自告奋勇地提出，要交出一份作业来记录描述我心中的30年岁月。30年的时光，感觉需要记录怀念的事情很多很多，但是真正落笔时却是轻描淡写，浮华烟云，没有记录描绘出心目中理想的光阴。

岁月是禁不住回想的，30年弹指一挥间。看到青春年少时期与同学们在学校的合影，除了感伤还是感伤。那时的我们如此年轻，正值豆蔻年华；那时的我们意气风发、青春飞扬，眼神中透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无限自信和向往。循着这份美好和向往，每个人都投入到了属于自己的真实而朴素的生活当中。30年过去了，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沧桑，眼神中那份清澈、透亮和美好都变成了对现实的无奈、从属和归依。在现实生活和岁月面前，我们谁也不是赢家。

回忆总是美好的。经过了岁月的过滤和时间的沉淀，那些恩怨、飞短流长早已经被岁月淘洗掉了，剩下的唯有感念和祝福。有的同学甚至庆幸，我们班40个人都还健在，一个也没有少，认为这就是最大

乌帕尔镇淡淡的果香

□ 王晓霞

那一天，我在籽粒日渐饱满的石榴树下，等来了快递员，办理好相关手续，我把从家里挑选的，和从书店购买的图书打包发往新疆。直到这一刻，这才好极了却了一桩心事。算算时间，从新疆旅游回来已半月有余，那连绵起伏的高山、如网似脉的河川、广袤无垠的草原、群群团团的牛羊、星星点点的毡房……

应对人生仿佛刚刚开始只有倾听，才能避开浅笑和淡妆，回到沉默的新淤地

连翘

一树黄金，没有多余的孱弱和芬芳，毕竟属于梦境之花，不畏困苦，却令贪心的人头昏目眩。

蒲姑春草

连翘有沉默的权利，她的苦衷将在盛夏被人采摘，去治愈那些无谓的干咳，还人间些许清静。

蒲姑春草

古国余温尚在，蒲姑春草是唯一信使，把地下王朝的春天，送回人间。

柔和、新鲜、不惧冰雪，蒲姑春草在正月里就茂盛起来，总要赶上元宵节，灯笼和烟花会散出遥远的烟火味，让人着迷，仿佛那的人，每个夜晚都释放着情怀，永远不离不弃。

看看蒲姑春草，冬天瞬息转暖，日渐衰老的人再挽起手，流浪刚刚开始，沿着春草的路线，徒步到海边，三千年的路程，只待一个春天。

的幸福。对这个标准心中感觉有些别扭，但是，仔细想来，又何尝不是呢？身边又有多少曾经的朋友、同学、同事因为各种原因离开了这个色彩斑斓的世界。疫情、疾病、天灾、人祸，以及各种意外都躲藏在静好的时光背后，流视眈眈地盯视着我们每一个人，一不留神就露出狰狞恐怖的面孔和爪牙，让人防不胜防，能健康平安地活着，不就是最大的幸福吗？

今年上半年，写出像样的作品不多，但我却在认真地构思、创作一篇《二十四节气令》，我希望把中国最古老、传统的文化、规律有序的时间节令和滚滚红尘中错乱纷杂的事情用文字记录下来，让逝去的岁月留下时代的光影。我按照春夏秋冬四个篇章来分别书写，一个季节一个篇章。

小满，这个节气给我的印象最深，冲击最大。我认为，它是二十四节气中最有哲理、最富智慧的节气，包含着许多人生哲理。

人生小满，是生活的大智慧。“花未全开月未圆，半山微醉尽余欢，何须多虑盈亏事，终归小满胜万全。”“北大满哥”这一首描写小满的诗在网络上流传，这首诗颇有苏轼先生的洒脱和豪气，实属诗歌中的上品佳作。

花未全开月未圆，是人生小满的最佳状态。林徽因在她的散文《蛛丝和梅花》里写道：“拿梅花来说吧，一串串丹红的结蕊缀在秀劲的傲骨上，最可爱，最可赏，等半绽将开地错落在老枝上，你便会心怜；梅花最怕开；开了便没话说。索性残了，沁香拂散同夜里炉火都能成了一种温存的凄清。”这是对花未全开的最美阐释。

水满则溢，月盈则亏。中国文化的智慧在于不求极致圆满，小得盈满，小成小安。但是，真正能够看得透彻、想得明白、做得洒脱的又有几人？纷乱喧嚣的物质社会，在金钱和权利面前，又有几人能够做到心平气和、宠辱不惊呢？人生小满是智慧，也是大考验。30年多了，还能够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地工作生活着，难道不是最大的幸福吗？几十位同学、三五个挚友，还能够举杯畅饮、促膝长谈，不是人生最大的乐事吗？

人生小满，小成小安。坐拥一方小院，抚花弄草，读书品茗，看花开花落庭前，享云淡风轻天外，安安静静度一段假期，享一段静好安好的岁月，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出居住小区的大门，就是滨州中海西北岸的一片荷塘，这里风光旖旎，经常有人在岸边垂钓、散步。

每当荷叶繁茂、荷花盛开时，清晨我散步走到这里，总会不由得停下脚步，舍弃继续前行去领略中海那开阔的水面和云天变幻云水相映的美奂风景，转而驻足凝望，这一片面积不大的荷塘，观察这个看似宁静的“小世界”里，正在上演的一出“灵动”。

晨光里，除了在连片荷叶的缝隙里不时漾起的涟漪波影，还有水下鱼儿游动形成的小小涟漪，我更关注找寻水面荷叶上的鸟儿。除了天上飞过的鸥鸟、喜鹊，水面上掠过的燕子，还有不时在岸边芦苇丛中飞起飞落的麻雀，此时在这片荷塘里所能观察到的水鸟只有两种，一是水鸡，二是池鹭，它们会不时地同框出现在我的手机拍摄镜头里，有时同样是站在相近的荷叶之上，只不过水鸡是在荷叶上奔走，而池鹭则在荷叶上伫立，更多的情形是水鸡下到水中游动，而池鹭仍伫立于荷叶之上，二者一动一静，相映成趣。

水鸡是我们这里最常见的，有时三三两两甚至独自，有时数十乃至数百只成群，栖息、活动于水势相对平缓的河湖湾塘。这种鸟儿被人们看到时，总是处于一种机敏、

警觉的状态之中，除了偶尔在荷叶上面奔走，就是下水游动觅食。一旦发现有人靠近，不是迅即扎猛潜水，就是展开翅膀向远处逃离，其飞翔的姿势很特别，往往在不太长的飞翔距离中，在飞经的水面上留下一串爪印扒水的“航迹”。水鸡在我们这里一年四季都可以见到，一般会栖息于水边芦苇丛或者靠近水边的岗坡树丛内，因而在人们在冬天也常见到其在冰面和陆地上活动觅食。偶然见过十几只水鸡腾空飞到几十米的空中，随后飞越了一片土岗上的小树林，但根据日常所见，总感觉这种水鸡没多大飞翔能力，应该不会飞得太远。

而池鹭呢，以前在我们这里并不常见，应该是因为近些年我们这边生态环境的改善，它们才年年来到这里。小池鹭的体型看上去与大的水鸡相差不多，只是在它伸长脖颈时，要比水鸡修长很多。我们日常见到池鹭，多数是在连片的荷塘中呈伫立状态，若不是其灰白相间的羽毛与周围碧绿的荷叶有一些色差，其静止伫立的状态往往与周边突出水面的某些荷叶非常相似，让人非静心搜寻，不容易发现它，或许这也是池鹭天生的一种防御敌害的伪装本能吧。池鹭常常在距离人们十几甚至几十米的荷叶上

伫立，这让人们感觉它们不惧人类，所以它们也是让摄影爱好者感觉非常“配合”的理想拍摄对象。在人们对池鹭进行拍摄时，它甚至飞挪到距摄影者更近的位置，然而当人类走进距它十米左右的距离时，它也会警觉地飞走。

在我看来，水鸡和池鹭虽然生活在同一片荷塘里，但生存觅食方式却大相径庭。与水鸡不停奔忙、以动治动、主动追击中鱼儿的觅食方式形成鲜明对照，池鹭在荷叶上的长时间伫立，则是一种“守株待兔”、以静治动、阻击捕食鱼儿的觅食方式。它在荷叶上长时间伫立，能灵敏地发现水面下游动到它近前甚至身后的鱼儿，并迅速将其捕食。然而这样的“守株待兔”也是灵活的，池鹭在一个点上伫立许久，无论捕没捕到鱼儿，都会展翅复这种“守株待兔”的过程。池鹭展翅的那一瞬间，很美，让人联想到用“静若处子、动若脱兔”来形容它，真的是再恰当不过。

池鹭的翅膀很大，内羽是白色的，看到它展翅飞翔，人们会立刻联想到鸿雁展翅。经查网上词条，得知在中国北方的池鹭是一种候鸟，每当深秋荷叶将要凋谢时，它们会飞向南方，甚至飞越南海，到

黄河滩种一棵树(组诗)

□ 舒中

怪柏

两百年前的闪电和惊雷还在碗口粗的身体里左冲右撞，疤痕累叠，锁住天火，山崩腰惊心动魄的刹那，凝固到可以对峙时空，默默注目半分钟，怪柏长进心里，枝条触动肺腑。

怪柏啊，尘世的俗子，窥见天地鬼斧神工，身旁轻轻地呼唤，像流星划过苍穹，许下心愿，改弦易辙了人生，想想怪柏，苍山茫茫，有心人独立特行。

三棵树

一半根须赤裸在阳光里，另一半探进大宋朝的城墙，汲取光阴的营养，枝干畅达如江畔少女舒展腰身，叶子碧绿是浑身水汽的纤夫，痴痴迷迷，释放生命里的号子，稳如磐石，只有心仪的人，才会放心安居。

三棵树比肩而立，高过城垣和房屋，红布条系满错综的根，许愿的好心人，在历史和自然面前，因为自愧不如，就更加爱护，三棵树象征着活力和美好，在蓝色星球，这样的安排不可期，但是我遇见了。

还有那古寺钟声，萦回枝杈间，衔接着朝代和血脉。

樱花飘下

从发丝到脚趾，樱花飘下，像一场及时雨，逗她玫红色的唇。谁的语言里，聚集着亲人爱人和坏人，互不相识，却有各归处。

旋转、舞蹈，比比花落更快的速度，从婴孩到中年，所有的幸福天真，搅拌在樱花雨里，大地收藏一些，空气传扬一些，还有笑脸，以仰望的姿势，独立，不再老去。

那个晃动树枝的人，驱走春风，花朵颤动、剥离，会生出些果实，就像她走出花雨，会有些回忆，香甜、潮湿。

黄河滩种一棵树

那条大河，从巴颜喀拉山裹挟的千古苍天和万载愁绪，将，抚慰你新研的伤口，河水依然激荡出创世的养分，就像北方女人，依旧用粗糙的嗓音，雕琢着她朴素的生活。

与古老的坟墓相依，与往来的游人相伴，一棵树在黄沙里落地生根，多年以后，将作为一种报喜，看大河东进。曾经的人已坠入黄土

枝杈间白鹭小憩，听河水又带来春汛。

老藤

已经把心肠掏空了，付与尘埃，皮囊尽是生命的破绽，向四周向上方攀援，五彩云霞包裹着怎样的梦幻，堆积有始无终的厌烦，但是还有新枝和嫩叶，从曲径和户牖窥见容颜早衰，江山不变。

如打坐的僧人，熙熙过往云烟，只有根须纵横交错，黑暗和孤单，辜负了良辰美景和精致生活，情怀空空如也，还能活多少年并不重要，水路桥梁连同亭台楼榭都不见老藤，用尽气力，似乎心有不甘，只是愈显皮肉单薄。

槐林记事

黄须菜、怪柳、罗布麻，以及苇蒲和芦荻，正在整齐的方阵，飘过槐林的追忆，神仙沟穿越了码头闹市，不焦不躁地洗出了一棵槐树成长的澄明和忧思。

造访者，在森林中追随自己的树，在蜂群里看护一串花，并结绳记事。历历在目又含混不清，槐树根部萌动新枝，而树冠已开始干枯，纵然心有千结。